

凡/人/素/描

陪着虎兄看老虎



罗光毅

文友虎兄中等身材,不胖不瘦,他多才多艺,取笔名常客。他除了能写漂亮文章外,还能画逼真的工笔老虎。因喜欢老虎,他的网名就叫:老虎来了。与他相识后,尊称他为虎兄,这个称呼,一叫就是多年。

应北方文友邀请,我和虎兄等几个文友去了黑龙江最东边的地方闲游,名曰:东极行。虎兄说他来黑龙江还想去两个地方看老虎,一是牡丹江横道河子的虎园,二是哈尔滨的虎园。规划好线路后,开始了我们的“虎山行”。

看罢虎头要塞,夜宿虎林市,第二天一早直奔牡丹江横道河子的虎园去了。一路上,我打趣地和虎兄说:“我们真是与虎有缘,昨天看的是有虎字的虎头要塞,住的是有虎字的虎林市,今天一上路又有虎兄相伴,现在我们是陪着老虎兄去看真老虎。”虎兄呵呵地笑着说:“谢谢二位的陪伴。”

赶到牡丹江横道河子虎园已是下午,虎园里的游览车已经结束当日的接待,多数老虎已被关回虎舍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,你们来晚了,只能自由参观,运气好的话,还能看见一部分笼里的老虎。虽有遗憾,我们仍向虎区走去。

我们穿过步行栈道,在偌大的园区里寻觅着老虎,期待着与老虎的相遇,也期待着会不会有意外的惊喜发生。

一路走着,虎兄给我们介绍说,我们这次来看的两个虎园里喂养的老虎都是东北虎,也称西伯利亚虎,是虎的一个亚种,被称为森林之王。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,还有俄罗斯远东地区,被列为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,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之一。

走过一排虎舍,未见老虎的身影,却意外地听见了老虎的吼叫,雄浑、低沉,声震山林,虎兄精神一振,说:“老虎给我们打招呼了,走,看老虎去。”

转过虎舍,果真在老虎活动的一个院坝里看见了老虎。两只老虎侧卧在院坝中间的假石山上,距离太远,看不真切。虎兄说,有点遗憾。

虎园里散布着若干个虎舍,我们陪着虎兄向另一个虎舍走去。朋友眼尖,喊了一声,快看老虎。一个不大的虎舍里有老虎在走动,赶紧趋步上前,隔着铁栏杆和铁网近距离看见老虎。与虎相距不足一米,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老虎。与虎相视,就那么一瞬间,老虎那种威风霸气的感觉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虎兄眼睛闪着激动的光,满怀深情地对老虎说:“兄弟伙,我看你来了!”

我们看老虎就是看一个热闹,而虎兄就不一样了,他喜欢了一辈子的老虎,画了一辈子的老虎。无论走到哪个城市,只要有动物园,只要动物园里有老虎,他都会去看看的,那是他一生的热爱。

虎兄蹲下身去,更近距离观察起老虎来。他看着看着,对我们说:“你们看,这老虎眼睛里有一小圈是微红色的,我们以前画老虎眼睛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,这次看老虎太有收获了。”我们看着激动的虎兄,分享着他的快乐。

陪着虎兄在虎园里从一个虎舍走向另一个虎舍,看着他沉浸在老虎情结里的神态,我不由想起与虎兄的交往。他在南岸一处半山间的画室我去过,后来搬至渝北照母山下的画室我也去过,四壁除了书橱外,墙上挂着的全是他画的工笔画老虎。各种虎行姿势,各种虎威神态,身临其境,如入虎林,恰如他的网名:老虎来了。

一路陪着虎兄看老虎,从牡丹江横道河子虎园看到哈尔滨虎园,近距离看了上百只东北虎,领略了森林之王的威猛。虎兄从哈尔滨虎园出来时乐呵呵地给我们说,老虎是吉祥兽,看见了,做啥子事情都是顺的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李渡:桃花之约 (外一首)

我的纸张上
李白在渡江我的诗歌里
桃花在绽放鸟雀鸣唱,露珠闪烁
我是词语的新人请白云,暂时
留在慧谷湖里请油茶,的枝桠
静静地斜过来请文字到黄草山
赴桃花之约

感动

涪陵的白鹤
正往这边飞
长江中石梁上的鱼
正朝这边游它们有自己的审美和语言
我不以任何手势
打扰它们
只凝视和倾听
只站在桃花下,为它们
含笑而红

阔叶黯淡了一粒花虫

春泥苏醒
落红的影子悄然无痕新墙上,往事萌芽
大如花苞站在两句诗的中间
左右的桃花
撇开雾的解读
纷纷把手伸向对方悠悠风起
我为这个上午感动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)



谭明

文/艺/范

杜甫的亲情诗



陈利民

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父亲杜闲曾经做过兖州司马,风光一时。不过,杜氏家族祖上虽显赫但短暂,到杜甫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。在杜甫大量的作品中,既有心系苍生,胸怀国事的;也有牵挂家人,真情温馨的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。在诗里,他频频写到自己的家事亲情。

开元十八年,十九岁的杜甫意气风发,壮志满满地离开老家河南巩县,开始行走江湖,壮游闯荡。他以一种“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”的心态来到洛阳,结识了韦之晋、张九龄、寇锡等诗人。但他最幸运的是,后来在洛阳游历之时,与大诗人李白一见如故。

杜甫三十岁时,他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长达十多年的漫游,回到河南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“陆浑山庄”,然后迎娶了十九岁的千金小姐杨氏。杜甫与杨氏也算门当户对。

“伉离放红蕊,想象颯青娥”。杜甫形容妻子的姿容如同花蕊一样娇艳,一颦一笑像嫦娥一样漂亮。接着,他又写到“斫却月中桂,清光应更多”。他为了看清妻子的容貌,恨不能将月中的桂树全部砍去。由此可见,他对自己的妻子有多么喜爱和着迷。

在杜甫多年的长安客居岁月里,杨氏没有抱怨,而是以千金之躯,克勤克俭,任劳任怨,默默为丈夫奉献着一切。当时,生活还没有好转,安史之乱爆发了,他一家多口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四处漂泊,全凭杨氏维系着这个贫穷的家。他在《遣兴》里曰:“世乱怜渠小,家贫仰母慈”。

步入中年的杜甫更看重生命,更看重亲情。即使他在仕途蹭蹬之时,也仍不忘妻儿亲情,“却看妻子愁何在,漫卷诗书喜欲狂”。他在异地漂泊多年,回到家人身边,看到妻子和儿女们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服,以亏欠之心写了《北征》:“经年至茅屋,妻子衣百结”,又写了“床前两小女,补绽才过膝。海图坼波涛,旧绣移曲折”。

广德二年,杜甫一家迁返成都,在草堂安家了。他与杨氏秉烛夜谈,如同在梦中一样。他在一首《羌村》写到:“夜阑更秉烛,相对如梦寐”。生活的艰辛在亲人团聚之时,早已显得微不足道。杜甫一生的颠沛流离,只在此时才获得了一段稍为安定平和的日子。杨氏在这里与丈夫下棋、泛舟,看着孩子们嬉戏玩耍,生活虽然依旧艰辛,但是又多了一丝平淡的幸福。他的《江村》最能表现此时的美好:“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事幽。自来自来梁上燕,相亲相近水中鸥。”接着,他又写到:“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。但有故人供禄米,微躯此外更何求?”

杜甫一生虽然家贫,身病,但是他对晚年生活很知足,很达观,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借助圆融的哲学观念取得了人生的心态平衡。其实,生活最根本的是,只要我们家人安康,只要我们心情愉悦,一生何求?

(作者单位:重庆日报报业集团)

新作者

走,赏桃花

李芳

早春,是桃花盛开的季节,更是诗意生长的季节,桃花一开,春日便不由自主地浪漫起来。“桃花春色暖先开,明媚谁人不看来”,周末,我迫不及待地带着小女儿去看美出圈的桃花林。

还在轨道交通的站台上,便能远远望见一队一队粉粉的花海,呈四方形队状排列,及至到了跟前,和远观的感觉便完全不同了。桃花开了满眼,粉粉的一树、二树、三树……置身于花海之中,让人先是想闭上眼睛使劲吸几口带有花香的清新空气,然后便是想多借几双眼睛,这朵想看看,那株也想瞧瞧,一双眼睛完全不够用。小女儿兴奋地跑来跑去,一会坐下来,一会又想躺下去。我也一样,既想花前坐,又想花下眠。

桃花,自古就是诗人的宠儿,诗人笔下的桃花芬芳、多情、有人格。既能象征爱情,又能寓意伤感;既能当春天的信使,又能做仙境的化身。

提起桃花,便离不开“爱情”两个字,“一树桃花一树诗,千树花语为谁痴”,爱情来临时,人们便说“桃花运”来了。桃花象征爱情当然不能绕过《诗经》之《桃夭》篇,这是一首祝福女子新婚幸福的诗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”。“桃夭”是春天桃花盛开的时节,这是个美好的季节,与新婚女性的美好形象、爱情以及新婚生活的甜蜜相呼应。桃花的鲜艳与芬芳,成为了爱情甜蜜的象征,也蕴含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。《桃夭》也是桃花的文学意象最早出现的文本。

桃花花期较短,容易让人感叹美好生命的无情流逝,生出伤感之情。而黛玉葬花,更是桃花伤感寓意的极致表达。黛玉和宝玉一同埋葬飘零的桃花时,还是天真烂漫的状态,后面黛玉独自葬花,便发出了“一朝春尽红颜老,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的感叹,充满了对年华易逝、生命飘零的哀怨与感伤之情。

桃花还是春天的使者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仲春之月,始雨水,桃始华”,古人把桃花视作季节的象征,和雨水节气相关联,代表着春天的来临。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初春,桃花率先盛开,虽然只开了两三枝,但已经让人嗅到了春的气息。桃花,是春天里早早开放的花儿。

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虚构了一个世外仙境,成为“桃源诗”的鼻祖。在这个理想仙境里,不仅没有战乱,而且芳草鲜美、桑田葱葱、竹影婆娑,桃花盛开,人人自得其乐,开心而满足,是诗人理想的归隐之地,也是世人心中的理想之境。

春日不迟,相逢有时,桃花为春天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,如果有时间,不妨来和桃花相遇吧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公安局)